

史

記

疏

證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二

匈奴列傳第五十

習學記言曰按帝王詩書所以號名蠻夷戎狄者以其無禮義忠信為相別異之稱也初不論遠近內外蓋其百官氏族既皆以功德厚薄賜之其不在此數而種落衆強不率上命者即為夷狄此山戎獫狁葷粥蠻荆及春秋左氏所載諸夷狄之名所以為多而不同也皆在九州之內諸侯之間春秋以後禮義壞而為戰國文教衰而尊武事先王之道盡廢

華戎無別混為一區於是九州之內但以地勢為中夏而在九州之外者方起而為敵國矣如匈奴東胡月氏樓煩之屬蓋莫知所始遷為匈奴傳不復詳考徒推取經傳所謂戎狄者論次之而特以匈奴為宗又謂其為夏之苗裔曰淳維時大時小別散分離至冒頓而世傳官號始可得記若一種姓者疏略甚矣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目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

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蹟而未得十分
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日知錄曰因匈奴犯塞而有衛霍之功故序
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

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文

困學紀聞曰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
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
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文百年
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故詩人歌之曰

史詮曰漢書穆王後有宣王一節故引小雅之詩為證史記缺宣王事而以此詩係襄王時誤也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

困學紀聞曰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皇
霸西戎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歲五十餘歲
太原閻若璩曰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

也

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

愚按蒙恬傳將三十萬衆

築四十四縣城

愚按秦始皇本紀作三十四縣
十餘年而蒙恬死

愚按恬以始皇三十四年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
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
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
王是為六角皆卑于子弟次第當為卑于者

也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
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曰逐且渠當戶諸官
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貴種也

後漢書南匈奴傳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
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昏姻
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
其先天地鬼神

後漢書南匈奴傳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
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正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
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必我行也為漢患者

辨惑曰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謾
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

矣如此乃順 蔡汝楠曰即管子日子耶言
伐莒者是例句法

令其量中

史詮曰中滿也

而拜昌侯慮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邀為北地
將軍陰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

徐孚遠曰三將軍以地名為軍號者將其郡
人故也

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

故稱翁義
或然也

愚按老固稱翁文家不應有此例况鼎壹之
卑卑者乎索隱於韓安國傳既云鼎姓翁壹
名於此復有異說何也

漢亦尚闕市不絕以中之

正義曰如淳云得
其以利中傷之

徐孚遠曰如說非也謂中其欲使不至時入
塞

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愚按漢書恭及作共友師古曰太守姓名也
衛青傳作代郡太守友則及為友無疑

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相當

愚按前云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又云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何言重而辭復耶

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

愚按此下疑有關文然漢書亦仍之無所增益則當時所傳亦如此

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太初又為天漢為太始為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

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
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就止
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
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與侯青衛媼通

王索隱

如

媼

傳

云

薄

姬

與

媼

也

愚按媼惟老婦得稱媼也亦是薄姬後所追
呼耳非必少時便稱媼也取以相證失之矣

皆冒衛氏

愚按衛媼不言有夫然世亦未有以母氏為

氏者則衛為媼夫家之氏無疑也史公于此傳文繁辭複而媼之子女定莫定其誰適所生既云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又云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不知青及子夫為鄭季所生耶抑衛孺以下皆出自鄭季即兩言皆冒衛氏殊未分明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費袞曰人奴之為一向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

青時給事建章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武帝太初元年栢梁殿
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
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官
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

愚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朔二年二月丙

辰封

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

愚按漢表一千戶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

愚按侯者年表元朔二年六月壬辰封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漢書作三千一十七級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作三千八百戶 愚按青及霍去病所

封戶數史漢徃徃不同而漢書較詳已於漢

書青傳註其異處此不多述也

青子登為發千侯

西京雜記曰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
乃命其子曰駟字叔馬其後改為登字叔耳
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

愚按年表公孫敖韓說公孫賀李蔡皆以元
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書索隱曰漢

魏畧西戎傳曰匈奴北有渾窳國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
大將軍獲王

愚按年表李朔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闕氏趙

不虞攻豐吾先登石累得王公孫戎奴至右
賢王庭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

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愚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丁未封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

愚按年表元朔五年四月乙卯封漢表從平
一千一百戶

議郎周霸等

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

金甡曰按周霸議封禪見封禪書又儒林傳

云魯周霸至膠西內史申公弟子也詳見本
書何必從郊祀志摹擬為說乎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四月壬申封
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五月壬辰封
封騫博望侯

愚按年表元朔六年三月甲辰封

誅全甲

凌稚隆曰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臯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
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
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臯蘭下一句於斬

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

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

漢兵亡失之數下皆

類此案一說為是也茅瓚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功而又

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騎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五月丁丑封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正月乙亥封漢表云五
月庚戌

枚尉僕多有功僕索隱曰業漢表作

愚按僕朋祇一見於漢表耳史漢驃騎傳及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皆作僕多三人占從二
人之言則是僕朋為誤非僕多誤也

封為輝渠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二月乙丑封謚忠侯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為司軍亦有
天幸承上文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
敢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為句矣不知
太史公此傳專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
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
丞尚誤况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

愚按年表元狩三年七月壬午封

封其裨王呼婁尼為下摩侯

愚按年表元狩二年六月已亥封蓋先渾邪王幾一年先封疑使其先來要遮漢人者

鷹庇為輝渠侯

愚按年表作扁訾與禽梨銅離皆以元狩三年七月壬午封

仍與之勞

凌稚隆曰按仍與漢書作仍興注重興軍旅之勞也

連行殊遠

愚按連漢書作卓隸辨曰祝睦後碑懿德連
優按卓古通連楚辭哀時命處卓卓而日遠
兮卓一作連

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古王將重會期六月丁卯
封

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得王與路博德同日
封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
一百人與博德同日封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鞞為衆利侯

愚按年表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與路博德
同日封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

金甡曰按元朔六年去病年十八封侯元狩
二年年二十為驃騎將軍四年為大司馬六
年卒才二十四歲

元封元年燿卒

愚按封禪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

其後常為大行

金甡曰按張湯敗息亦抵罪見汲黯傳

武帝立十一歲為驃騎將軍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罷去病
本傳前云賀為輕車將軍又曰騎將軍此驃字
必誤 金甡曰按驃字自屬衍文然余氏只
須引前元光五年公孫敖為騎將軍作証何
反將同時公孫賀為輕車將軍牽入毋乃亦
有誤乎 又曰元光五年武帝立十二歲本

文亦有小有不合下文云後五歲封為合騎侯此元朔五年事當作後六歲此類不可枚舉

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

金甡曰次公亦良家子然嘗與義縱俱攻剽為群盜見酷吏傳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

愚按年表元光四年七月壬午封

家在漢中

史詮曰蘇建家在大獠鄉張騫家在漢中二

冢字本作冢蓋因字形相近而訛也太史公
所以載此二冢者正從驃騎冢象祁連山波
及之耳 愚按疑冢為冢近似有理云因驃
騎冢而及之則鑿也漢書言衛青死與主合
葬起冢象廬山史公何不一言耶

襄曹參孫也

愚按世家襄乃參元孫

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

愚按漢書凡萬七千七百戶

其後枝屬為五侯

金甌曰按四侯而言五侯者長平一侯青封
伉嗣也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
賢大夫毋稱焉

史通曰叙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
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賔
待士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
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驃騎亦放此意

論衡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衛將

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 愚按衛青亦嘗言主父偃於上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容齋隨筆曰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主父偃徒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勿許乃
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
足以為賢相矣借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丞相公孫弘者

藝苑卮言曰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書

乃學春秋雜說

愚按儒林傳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
孫弘亦頗受焉

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

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
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
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
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綫倍綫為襪此自
少之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勲故贈君
素絲一襪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
入竅無而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

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欵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欵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弘答爛敗不存

擢弘對為第一

金甡曰按弘年七十

三歲中至左內史

徐廣曰一云廣日一

愚按一歲中為是弘以五年對策即于是年為左內史四年遷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元朔三年張敞免以弘為御史大夫

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二年遷

然為布被此詐也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
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
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
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
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
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竟以丞相終

西京雜記曰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主父偃

學長短縱橫之術

困學紀聞曰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

事索隱曰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

日知錄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漢書藝文

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
是安本姓莊非嚴也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
未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
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

愚按疑衍佗字漢書無之淮南子人間訓曰
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
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鐘城之嶺一
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

野之界一軍結餘于之外三年不解甲弛弩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而通糧道以
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
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梁駿以為
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
數十萬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習學記言曰漢武五十年用兵獨嚴安一疏
論事有本末言秦失之彊譏病當世有味
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

愚按漢書後以安為騎馬令

弘為舉首

辨惑曰舉首下意似不足豈有關文字乎

後聖不循

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
後世不能循也

始之盛也

凌稚隆曰一本始作治

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謂以蒲裹
車輪恐傷草木也

徐孚遠曰封秦山用蒲輪恐傷草木也迎賢

人用蒲輪欲令車安也索隱非是
累其名臣

史詮曰漢書累作參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

索隱曰十三州記云
大郡曰守小郡曰尉

徐學遠曰郡自有守有尉不以大小別置也

然此南海止有尉者應是尉攝守耳 愚按

尉為東南一尉之尉 酈道元引此語則與守

尉之尉異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水經注曰浪水又逕博羅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坳者也趙佗乘此縣而跨據

南越矣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水經注曰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
任將軍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他
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

與剖符通使

西京雜記曰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
以蒲桃錦四匹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隋書地理志曰諸獠並鑄銅為大鼓俗好相

殺多構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
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他於
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
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願長為藩臣奉貢職

水經注曰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
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他舊治處負山帶海博
敞溼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
不有海怪魚鼈鼉鱉鮮魴珍怪異物千種萬
類不可勝記他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

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迴環透迤曲折
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
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馬道遙騭登高遠望
觀巨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
島膏腴之地宜為都也建安二十二年遷州
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集交州治
中姚又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
至建元四年卒

水經注曰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他墓墓
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

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
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
廣春秋曰越王趙他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
有祕異神密之墓他之葬也因山為墳其壠
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
求索棺柩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

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

越年以南越王兄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
越為人名何也 金甌曰按此猶左傳楚昭

王卒而立越女之子章也徐注誤

發兵守要害處

日知錄曰按漢書西南夷傳注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此解未盡要害謂攻守必爭之地我可以害彼彼可以害我謂之害人身亦有要害素問岐伯對黃帝曰脉有要害後漢書來歙傳中臣要害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金甌曰按年表元封六年延年有罪國除延年後與李陵同代匈奴陵降而延年戰死

愚按漢功呂表延年與摺廣德皆以元鼎五年三月壬午封延年千三百八十戶廣德六百七十戶

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索隱曰按龍亢屬譙國

愚按索隱此言不與表合年表索隱曰龍魯邑蕭詵云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

以其故校尉司馬蘓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七月乙酉封

越郎都稽得嘉封為臨蔡侯

愚按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卯封

自定屬漢

餘冬序錄曰自定者趙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金甌曰按自定者謂光與定皆保安境內歸服于漢非光由定而來也年表云安道侯定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又義甚明而定字各別何說非是文紀前三年詔曰齊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亦可証也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

愚按年表元鼎六年三月乙酉封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愚按越世家句踐至無疆六世為楚所滅無疆至搖七世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

愚按越為楚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越世家雖有或為王或為君之言其寔自相稱署而不得比於宋衛中山之數者也秦兼天下罷侯置守六國之後尚不得尺土寸地矧區區江南海上之越別奉以君長之號乎疑無諸

與搖皆已廢為庶人陳項兵起乃始糾合義旅
閩越之民尚思舊德相率景從君長之言失
為夫實

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路史國名紀曰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說文

云閩越虵種郭氏以為西甌今建安乃今福

之閩縣即東冶也諸之封治後分在永嘉故

亦曰西越今福州南九里南臺江有甌永寧郡

龍臺州南二百步越王山者有閩山在州南

越王井其中金雞有閩之者有閩山在州南

一百里二有五姓黃林等是

都東甌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永嘉為東甌漢之
治縣故章安之東甌鄉也地有回浦浦東乃
漢候官都尉理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越絕曰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滬東甌王為彭
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

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

路史國名紀曰東甌徙國于江淮間而遣人
漸出乃以東甌地為回浦光武以回浦為章

安

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書取耳闕耘

當同音但字有重假借聲有輕重

柯維騏曰按儒行不隕穫於貧賤則隕耘義

亦同耶

因立餘善為東越王

路史國名紀曰郡國志云婺州正得東越之

地

樓船將軍率錢塘轅終古斬狗北將軍為禦兒

侯

愚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元封元年閏月癸卯封與居服等皆同日封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魏畧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漕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

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朝鮮與燕界於涇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涇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至湏水為界

水經注曰許慎云湏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日出湏水縣十三州志曰湏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而逕鏤方也

都王險

水經注曰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

傳子至孫右渠

魏畧曰初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

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
戶亦與朝鮮真蕃不相往來

軍未能破自前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
破湏水上軍乃前

持兵方渡湏水

水經注曰若湏水東流無渡湏之理其地今
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湏水之陽
具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治漢武
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湏水西至增地

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
涓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

人曰凡五人也

凌稚隆曰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
谿相參三將軍王啖四應氏云五人誤也

封參為灑清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戶元封三年六月丙辰
封

陰為荻苴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五百四十戶元封三年四

月丁卯封

映為平州侯

愚按漢功臣表侯千四百八十戶元封三年

四月丁卯封

長為幾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三年三月癸未封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湮陽侯

愚按漢功臣表元封四年三月壬寅封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

水經注曰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
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
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
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
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
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是也後唐蒙開
牂牁斬竹王首夸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
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
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犍陽國志云

徐孚遠

曰夜郎王竹姓出華陽國志太史公不載此事疑其時未詳也

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州郡割牂柯越嶺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汗澤因名為邛池南

人以為邛河 水經注曰河中有蛙 崑山有
崑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

北至樸榆

水經注曰益州郡有葉榆縣縣之東有葉榆
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

名為崑昆明

華陽國志曰哀牢國南中昆明祖之
自崑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徠都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徠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
徠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

處略與汶山夷同 華陽國志曰汶山曰夷
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種
也 愚按徐廣曰徙在漢嘉笮在越嶲又與
國志所說不同

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駝最大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駝土氣多寒在盛夏冰
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
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
十餘丈為邛籠

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魏書氏傳曰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沂渭抵於巴蜀種類寶繁或謂之白氐或謂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

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

華陽國志曰沂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

躋至滇池地方三百

華陽國志曰滇池縣郡治故滇國也有澤水
周迴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
曰滇池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或交馬即生
駿駒俗稱之曰滇池駒日行五百里

髦牛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有旄牛無角一名童
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

南越食蒙蜀枸醬

王世貞曰鄭樵云蜀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
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

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葍撥故有土葍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

食之謂之

而不用其實及西南夷傳諸家注各不同姑闕之

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水經注曰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牁郡且蘭縣謂之牂牁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牁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逕牂牁繫船同名且蘭為

牂牁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
在柱浦關牂牁亦江中西山名也左思吳都
賦云吐浪牂牁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
發夜郎精兵下牂牁江同會番禺是也

乃拜蒙為郎中將

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乃以為犍為郡

華陽國志曰犍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時治
犍縣十二漢戶十萬犍故犍為地是也犍有
犍山見保乾圖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犍

青水道是元年焚道令通之費功無成百姓
愁怨司馬相如諷諭之使者唐蒙將南入以
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歎曰秦官益土恨不
見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殺之蒙乃斬
石通閣道故世為諺曰思都郵斬令頭云後
蒙為都尉治南夷道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廣
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壽昭元年郡治
焚道後遂徙武陽

自焚道指牂牁江

華陽國志曰焚道縣在南安東四百里拒郡

百里高后七年城之治馬湖江水水經注曰若

又謂之會水通越嶲本有焚人故秦紀言焚

童之富漢民多漸作徙之水經注曰縣本

焚人居又地理風俗記曰夸中最仁有仁道

故字從人秦紀謂焚童之富者也漢武帝感

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焚道費功無成唐蒙

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

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具鑿之迹

猶存王莽更曰焚治

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愚按漢地理志蜀郡縣十五

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

愚按華陽國志兩縣一夜郎一談指也漢地理志屬牂牁郡

遂平南夷為牂牁郡

華陽國志曰牂牁郡漢武帝元鼎二地理志作六

年開屬縣十七戶六萬又曰以吳霸為太

守後漢書南蠻傳曰以且蘭有楸船牂牁

處乃改其名為牂牁

乃以邛都為越巂郡

水經注曰邛都縣漢武帝開邛笮置之後復
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為越
嵩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
之更名為集嵩也縣故邛都國也

笮都為沈犁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笮都元鼎六年以為沈犁
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
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冉駹為汶山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冉駹夷武帝所開元鼎六

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
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 因學紀
聞曰大事記解題曰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
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後漢書南蠻傳曰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
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為武都 華陽國志曰
武都郡本廣漢西部都尉治也元鼎六年別
為郡屬縣九戶萬東接潼西接天水北接始

於是以為益州郡

水經注曰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隄為犍
柯越嵩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
之雒縣

史記疏證卷第五十四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通曰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蒞爾無聞又曰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寶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習學記言曰遷傳倉公司馬相如最詳扁鵲事既不可據而倉

公一家之方非後世所宗本也若相如之文
不則於義不當於用而盡載之亦不可曉際
之書法自未應傳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
相如始以自叙為傳然其所叙乃記自少及
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
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
所諱持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
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叙歟 楊慎曰史
通云相如傳其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
即為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

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永世觀此則相如傳
即相如之文也董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
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
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文君夜亡奔相如

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十七而寡為人放誕
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而今文君當壚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

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泣曰我平生富足今
乃以衣裘賞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

買田宅為富人

益州記曰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百許步
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梅安
寺南有琴臺故墟 舊唐書地理志曰果州
相如縣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
有琴臺

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余有丁曰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

觀豈所讀者止齊事耶今文選中分子虛上
林為兩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

西京雜記曰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
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
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
字長通梓潼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今慕
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
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
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

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故空籍此三人為辭

柯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為詞賦者
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
名亦此意也相如游梁時常著子虛賦為武
帝時所善此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
之詞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
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為二
篇以前叙齊楚者為子虛賦自止是公欣然
而笑以下叙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射麋脚麟

陸璣毛詩疏曰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

名曰雲夢

裴駰云孫叔敖沮水作此澤

愚按周禮職方荊州其澤數曰雲夢在孫叔敖前已有此澤非激沮水明矣宋羅泌云雲夢楚之二澤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後世以為一澤朱子云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地理今釋云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也雲夢澤在南荆

州藪編縣今荆州安陸府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

陵縣今黃岡麻城二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

雲杜縣今安陸縣府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

逕監利縣今屬荆州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

南自州陵今按州陸府東界逕于雲杜沌陽澆

陽府漢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荆州

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隰蕪包勢

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

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西七里然則

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

為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
名者也

芷若射干

荀子勸學篇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
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楊倞注
云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翬陶弘景云花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
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
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
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

射音夜 考要曰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
漢書文選並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
俗本誤增也其云雉雉孔鸞騰遠射干乃狐
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如
赤猿蠟羆犀象野中窮竒猥誕之句漢書文
選俱無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騰遠射干

焦氏筆乘曰服虔云騰遠獸名張揖云射干
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
禽名木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

鷲鵞鴻翔其上騰猿飛徂於其下蜀都賦後
欽騰布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
而誤耶

右以湯谷為界

陳子龍曰湯谷日出之區應在齊東而云右
恐左字之誤正義所云北向天子亦無據劉
世漢書訓誤亦
云右當訓左

水玉磊珂

陳子龍曰沈懷遠南越志九品珠有磊碌珠
疑即磊珂也

歲橙若瀛

焦氏筆乘曰歲橙善本作歲持歲音針乃馬
蓋又作寒將即寒將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
張揖曰歲持缺故詳具之

仁頻并閭

陳子寵曰仁頻并閭俱註作機然考之摺皮
作索則機應屬并閭仁頻作摺卽其說為是
千人唱萬人和

文心雕龍曰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
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葢韶

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氏之歌唱和
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云唱和千萬人乃相
如接人推之云凝當作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
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

鏗鎗鎗磬

楊慎曰鎗漢書作闐說文作鑿詩作鏗鼓聲
也尚書大傳作鑿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小顏云刪

炳家說刊附大其意也

愚按此二語實史公之辭劉奉世漢書刊誤

曰則是嘗刪其辭矣顏說恐非傳意

故遣中郎將徃賓之索隱曰賈逵

徐孚遠曰賈說非也謂以賓見諸侯之禮接

之

而至沫若水

水經曰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
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水
水合東入於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
至故關為若水也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
至會無縣沓水東南流注之入東北至犍為

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至棘道縣入於江

通靈闕道

水經注曰靈道縣一名靈闕道漢制夷狄曰道

橋孫水

水經注曰孫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夸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會無入若水耳

猶鷓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葦澤

愚按後周書達奚武傳齊將斛律明日遺武

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
祖此語

其為禍也不亦難矣

日知錄曰衍亦字 愚按漢書無亦字劉敞

刊誤曰亦字不當刊

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

文心雕龍曰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相譚
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
能悲也

魂無歸而不食

金甡曰按封禪書云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
中者二世皇帝則二世雖無宗廟之享其血
食尚有在也

拾九天而永逝

金甡曰按拾猶拾級之義

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乃遂就大人賦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黃
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

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竭渡九江而越五河

正義曰顏絳云青黃之河也

凌稚隆曰按呂氏春秋注云水有五色汝南

有黃水華山有黑水前氏有白水于閩有碧

水又括地象曰金城紫河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

董份曰前言大人賦此乃言大人頌蓋此賦

專頌大人也

而相如已死

西京雜記曰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

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
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
於世

逝聽者風聲

凌稚隆曰按言風聲見其遠也索隱言風雅
之聲謬

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董份曰千載而聲教始絕見其遠也故曰善
終

藁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藁嘉禾也駟案漢書
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厨

禾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藁擇說文嘉禾一名藁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藁也

楊慎曰徐楚金云藁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臆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舜在假典顧省厥遺

班馬異同曰假格也謂其祀天有典猶恐有所闕遺也其殆以細于大麓亦封禪者乎

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

辨惑曰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去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
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
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
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
而後人誤附于史記耳 困學紀聞曰江氏
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
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周密曰司馬相如傳
贊乃班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
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漢末安

得為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哉史
記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
中詔賜弘子孫爵徐廣注謂後人駕此以續
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
太史公無疑